



## 海风江韵——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

## 海风江韵

(二十一)

本版稿件由  
《湛江日报》提供

## 文学星辰升起菠萝的海

■ 梁玉钦



菠萝的海。蒙海龙 作

一片海是蓝的，一片海是绿的。

那片蓝的在大陆的尽头铺开，浩浩荡荡的，一直接到天边去。浪是它的呼吸，一阵一阵的，不知疲倦地涌上沙滩，又退下去，留下些雪白的泡沫，像有说不完的梦话。风里满是咸腥的气味，是海藻、鱼虾和阳光混在一起的味道。渔人的船，便在这气味里出进，像些倦了的犁，在深蓝色的田垄上，划开一道一道深痕，又很快被抚平。他们的网沉甸甸的，捞上来的，是银闪闪的跳跃，是活生生的丰

## 两片海的吟唱

(散文诗)

■ 怀宽

鲜亮的翠色，带着水光的润；远些的，便成了沉沉的墨绿，仿佛积着岁月的醇。叶子边缘生着小小的锯齿，像给这无边的绿镶上了一道道谨慎的银边。你若蹲下身去，便能看见那叶子丛中，捧出一个又一个饱满的叶子，从红土里发出密密匝匝地连成一片，风过时，便漾开凝碧的波痕。它们不像浪花那样喧哗，只是静默地、笃实地积蓄着糖分，在亚

那个银盘就是祖国母亲心里的那轮明月，她永远伴随着航海人，还有许许多多往返大陆与南海岛链的人，不论你走到哪里，它带你上路，为你洗尘，也牵你回家。

惯常起来。虽然月光仍按时洒下，却被路灯的强光稀释，被玻璃幕墙反射，被行色匆匆的脚步忽略。对于早已麻木的我们，没了儿时抬头见月亮时心尖上的那份悸动。

“南极村的人工晒盐场，生态犹如金山银山。”如月指着前方，带几分骄傲的口吻说。此时我才注意到眼前平铺无皱的盐田，一片片，一面面，白花花，亮晶晶，是一片“澈滟”，还皆是“雪原”，月光参着盐的光亮，炫得我一时也难辨得清楚，脑子里跳出解宿的那句：“火烟光起盐田熟，海月初升渔船回”。

## 相约南极村

■ 黄宝 曾光

朋友如月一定要我住进她在放坡村的“民宿”。

如月说从民宿去灯楼角，可一边走，一边看月亮慢慢爬上树梢，听海浪轻轻拍打海岸的声音，瞧帆点点，眺风车悠悠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果然，一路晚风轻拂，带着田野泥土与草木的清新，吹得人通体舒畅。皓月的清辉从天际倾泻而下，摇曳紫荆的枝叶，也投下细碎的光影，花影婆娑，真是“霁月光风花弄影，诗情画意疑仙境”。田埂的青蛙瞰着水里笑容可掬的月儿，“呱呱”地叫，像一个个感叹号，干脆又利落。附近石滩也有青蛙在叫，那叫声细碎了些，却温情脉脉。夜晚的池塘本来就静谧，经月光洗涤更显清幽。偶尔有鱼儿冒泡，“咕咚”一声，泛起一小圈涟漪，月儿也晃了一下。我巴不得有几滴水投入怀抱，好沾上几分大海的气息。今晚的月光，带一丝凉浸浸的触感，洒在脸上，能感受到夜的清冽；落在肩上，仿佛能掂出几分重量，那是属于老时光，触手可及的温柔，那是记忆里带有质感的月光。

许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久居城市樊笼，街道上车水马龙，楼宇间灯火辉煌，喧嚣与光亮交织，使月圆月缺都变得

水线时，见琼州海峡这边水清而纯，呈蓝色，北部湾那边却带点混浊，泛黄，一个浪卷过来也就模糊了。当地人把这条合水线称为瑞龙，说是北部湾之龙与琼州海峡之龙的争斗之地。

灯楼角的东侧有一座炮楼，门口挂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指挥所”，我伫立纪念浮雕前，借着月光，当年渡海作战的情景清晰可见。踏入所内，月光穿过窗口，打在“解放海南，功在徐闻”的锦旗上，我突然明白灯楼角、南极村另样的伟大意义。

相约南极村，除了在清风明月里山盟海誓，为寄出柔情缱绻的诗书，为凝视渡海作战指挥所那面斑驳却鲜红的锦旗，还有人为一座灯塔而来。那座耸立云端的灯塔，由广东省海事局于1994年8月建成，36米高。洁白的塔身上竖写着“中国大陆最南端”几个蓝色大字，有皓月加照，格外醒目。灯塔的顶端有个银盘，将大海照得如同白昼，其实那个银盘就是祖国母亲心里的那轮明月，她永远伴随着航海人，还有许许多多往返大陆与南海岛链的人，不论你走到哪里，它带你上路，为你洗尘，也牵你回家。

灯楼角三面环海，东为角尾湾，南为琼州海峡，西临东场湾，有一角状而修长的沙滩伸入大海，自北向南楔入琼州海峡，扼北部湾与琼州海峡进出口咽喉。海面上有一晃动的合水线，待月圆满，即月光最亮时，站在高处，清晰可见。如月告诉我，白天踩着合

描述菠萝的海；这座“北海道的花田”孕育着地球上最美的田园、最美的乡村、最美的湖泊、最美的地平线，结出最美的果实。

脚下是厚实而辽阔的土地，头顶是万里晴空，我的眼光在此起彼伏的丘陵山野中穿行，心情激动，思绪万千。这一定是上帝应许给善良温厚的徐闻人民的流着奶与蜜之地，要不怎会在一百年前，刚好有个叫做倪国良的徐闻人逃到南洋，然后尽周折漂洋过海只为把一些菠萝苗带回家乡呢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当初的一株株菠萝苗让如今菠萝漫山遍野，直至成海。

板桥湖边，一棵大榕树，一个特色咖啡屋，这就是菠萝的海元素浓郁的“树下咖啡”，一个多月举行过文化活动的清雅场所，今天我们要举行一次菠萝的海文学沙龙。金色的阳光透过枝叶扶疏的榕树照射下来，清爽的和风从湖面拂来，作家们热情洋溢，争着把一首首献给菠萝的诗篇当众朗诵出来——

“亿万年前/这里是海/亿万年后/这里虽然是红土/还是叫做海”

“刀锋旋转，螺旋状的果皮被夕阳削成皇冠/你笑着把它扣在我头顶/轻声说：‘赠你一座甜香的王国’”

“我试图和着阳光解读/每一棵菠萝/像蜜蜂不敢辜负/每一朵花的期待”

“我爱你的心/酸酸甜甜/伸出你长满锉齿的手/刺穿我温厚的胸膛吧/你会感觉到我们的灵魂/深深地/深深地融合在一起”

……

菠萝的海，文学的海，粤西大地上冉冉升起的文学星辰大海！

## 两道脉动

(外四首)

■ 郭怀宽

东边的海会游动  
银网兜起整片雷州湾  
鱼虾在晨光里列队  
每道波纹都通向深蓝

西边的海正安家  
菠萝的鳞甲铺满红土坡  
在季风里练习翻浪  
每道棱线都藏着甜蜜

当月光洒在归帆  
鱼汛与果潮  
两道脉动在餐桌形成合  
水线  
发出北纬20° 13' 14" 的誓言  
徐闻！爱你，一生一世。

■ 徐闻手信

潮水刚褪去鳞甲  
渔网就在雷州湾里  
捞起整片碎银

而岸上的红土地  
正用菠萝的鳞片  
剖开亚热带的季风

若你望向海平线  
盐田析出的蓝里  
总浮着绿光  
那是菠萝的海  
在轻轻回应

徐闻递来的伴手礼——  
左手提着浪花碎成的银  
右手托着日光凝成的甜

■ 南极村合水线

大陆最南端，两岸不同颜色的海相聚  
蓝的南海，绿的琼海  
潮起，两条不同色的丝带  
交织。一道水纹  
道出大自然的秘密  
海水密度、盐度、流向

泾渭分明  
一边触摸北部湾的缓浪  
一边感受海峡的急流

原来再不同的海  
也能柔柔地融为一体  
就像这片土地，热情以待  
南来北往的客  
迎接每一个到来的游人  
见证每一次美好的相遇

■ 双海谣

当波罗的海的咸风  
遇见菠萝的海的甜雾  
两个不相干的韵脚  
在海与陆之间对望

波罗的海的水手望着天  
数着星星想着远方  
菠萝的海的农民弯下腰  
从红土地里捧出黄金果

货轮在北方海上鸣笛  
收割机在南方田间唱歌  
咸的海说着勇敢与追求  
甜的海说着收获与家乡

今夜，在两个海上  
月亮是共同的灯  
照着波罗的海，也照着菠萝的海  
枕着潮声入梦  
海与海共用  
一个会涨潮的呼吸

■ 琼州海峡

你是大陆伸出的手  
伸向海南方向  
二十公里的念想  
在潮汐中涨退

渡轮是往来的信使  
载着椰子与菠萝的对话  
南岸的星光，北岸的灯火  
都在琼州海峡的镜面上  
投下温暖的影子

清晨的渔歌  
从徐闻港升起  
傍晚的笑语  
已随海风飘向海口



湖边打太极。蒙海龙 作

清晨六点，我带着友人踏上还沾着露水的江心岛。夜晚的雾气尚未褪尽，整座岛仿佛刚从江水的梦境中浮出。“这便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了很多的晨运胜地。”我笑着指向横跨江面的入岛拱桥，桥头旁早有义工摆开茶摊，蒸汽袅袅升起。

“两位早，来杯养生茶？”穿着义工服的姑娘递来两个纸杯。友人接过浅抿一口，惊喜道：“有枸杞的甘醇，还有淡淡玫瑰花香。”“我们天柱义工站每到周末凌晨五点就开始熬煮了。”姑娘指着身后“便民养生茶”的横幅，“初冬时节饮杯热茶暖暖身，润润喉。”

我们随着人流踏上江心岛的环岛步道，全运会的气息像藤蔓般爬满这座小岛，连江风都带着跃动的节奏。晨光中的

环岛步道晃动着长长的身影，穿太极服的老人们白鹤亮翅的招式惊起几只江鸥。最令友人称奇的是临江的露天器械区——银发族们在太空漫步机上摆动，倒立器上悬着练腰腿的老人，还有个奶奶在双杠上轻松压腿，她感叹，“这里连空气都带着生命的张力”。

傍晚我们再次登岛时，竟差点认不出晨间的清幽之地。夕阳把整座岛泡在蜂黄色的光晕里，篮球场的呐喊声与广场舞的音乐在江面上碰撞。最动人的还是西北角那片空地——一个长者正教几个孩子在打乒乓球。榕树下另有一番天地。白衣习练者正在演练太极，起手如云卷云舒，转身似柳丝拂水。旁边练八段锦的队伍则如松立幽谷，“双手托天”时连衣袂都带着气韵。忽然一阵动感音乐破空而来，街舞少年荧光运动鞋在暮色中划出电光石火的轨迹。

江风渐凉时，我们再遇晨间那位姑娘，她已换下义工服，穿着运动背心在步道上奔跑，马尾辫在紫色里划出青春弧线。“原来她们自己也是这运动图景的一部分。”友人轻声说。

我们绕岛顺着步道转了几圈，离岛环顾时，整座江心岛正化作星河——广场舞的绸扇是流动的星云，篮球场的照明灯是恒定的星体，夜跑族的荧光手环是飞驰的流星，而对岸城市的万家灯火，则是另一条更辽阔的星河。